

文艺评论

新时代,小说写作的新领地

□石华鹏

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对写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写作认识和写作意图的改变。在信息不够发达或者信息对人的影响没有今日这般强大时,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异常神圣和强大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比如改变某项政策、改变某类人的人生轨迹等等。但时至今日,写作再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实,或者说写作的社会功用已经被时代的其他媒介征用,而写作“继续朝内转”(乔治·斯坦纳语),写作意味着认识自我、拯救自我的可能。写作意图由过去的“改变现实的可能”到现在的“重新想象自己”,是时代留给小说艺术的新的责任和新的领地。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面临新的时代带给自己的美好、困顿、迷茫和无奈,对这些未曾有过的感受、复杂的精神问题发言,构成了某个时代小说写作的全部可能。我们不禁会问: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复杂的精神问题呢?给小说写作提供了哪些有待掘进之地呢?

新的领地之一: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克隆仿生等带来的技术焦虑和伦理难题。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感受到被许多张技术的网罗捆绑着。互联网普及之前,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电视机游戏机,让我们感觉到技术的强大和便捷,而当今日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和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时,我们便感受到了技术的贪婪和恐惧——被技术主宰的生活还有多少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

一个铁定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技术之中,技术正在界定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绝大多数想象。哲学学者余明锦提出了“技术时代”这一概念,他将“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存在界定为19世纪之后现代社会全面展开的动力。技术深深嵌入资本和政治的系统之中,裹挟着每一个人。正因为此,写作在今天无力撼动“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现实,但写作最有可能化解或舒缓这个时代最纠结的矛盾: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矛盾。

一些探讨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小说已经陆续出现并广受关注。比如被评为《纽约时报》2022年度十佳书籍的小说《糖果屋》,讲述科学巨擘布顿开发了一个无意识平台,它可以让人造访自己的城市梦,也可选择回到乡村或者乡村边上的小城实现自己的乡村梦。今后,更多的人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成为“城乡游民”,无数的“农民工二代”

处的快乐与尴尬。这些小说看似有着科幻的炫目外衣,其实它们不是科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某种现实。可以预料的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故事将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写作的新领地之一,这种书写将是长久和时尚的,因为这是人类内心世界最新的迷茫和焦虑之一。

新的领地之二:“城乡游民”的两个梦——乡村梦和城市梦。

信息生产传播的即时性和交通出行的快捷便利性,这个时代最显著但也司空见惯的两个变化正在改变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这种改变背后其实蕴藏着更为巨大的变化,即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的乡村和城市,或者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的尴尬局面正在龟裂甚至被打破,人们开始有了多余的选择,既可选择在城市打拼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也可选择回到乡村或者乡村边上的小城实现自己的乡村梦。今后,更多的人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成为“城乡游民”,无数的“农民工二代”

早已成为“城乡游民”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他们有的在城市立下足,乡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和亲人,许多城里生活长大的人也去到自己心仪的乡村,不定时留下来,成为“城乡游民”。

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将近四十年,人们以为这是一条单向度的、不可逆转的逃离乡村,奔赴城市的“老路”。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剧,人们发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而曾经被抛弃的乡村也并不全是贫瘠和边远,它还是充满无数秘密和朴素美丽的大自然,人们开始尊崇自我价值的选择,我既要城市也要乡村,成为未来的“城乡游民”。

“城乡游民”的生活和领地,是小说写作的全新广阔天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小说在城市和乡村两地舞台上展开,全面表现那种两地“游民”的精彩故事,比如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等。

新的领地之三:倦怠社会的个人遭遇与自我拯救。

哲学家韩炳哲借用“倦怠社会”这一形态来描述我们的时代。他说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从“他者剥削”变为“自我剥削”,由规训社会的“你必须”变为自由社会的“你能够”。韩炳哲说:“‘你能够’二字带来的强大压力,通常可以毁灭一个劳动主体。‘你能够’甚至比‘你应当’更具强迫性,自我强迫比强迫他人能带来更明显的效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为获得更好的工作而拼命,一系列完善制度,迫使自己优化;一个人在一个时段里扮演各种角色,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生存压力盖过了生活的乐趣,加剧了孤立无援感,面临抑郁症、传染病、贫穷等外在症状。于是倦怠降临。倦怠社会中的人各自经历了什么?这或许是小说应该努力去想象和表达的。

新的领地之四:爱情和婚姻的某种新形态。

单身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结婚与否是一项个人选择,外人不便道矣。重要的在于两个问题,一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二是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与出路在哪里?如果按照亨利·詹姆斯“每一部小说诞生的目的都是企图去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的观点,对爱情和婚姻在这个时代呈现出的新形态,小说写作或许应该承担责无旁贷的表达和探索责任。

青年男女结婚率的降低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的需求和表达,与AI恋爱成为一些人的情感尝试,尽管理性告诉他们人工智能的数字算法会迎合他们的情感需求,但非理性的情感沉浸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安慰。毫无疑问,这是正在发生的这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它的未知性和可塑性将是小说的最大吸引。许多引人关注的小说已经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最原始的爱欲需求与“人为热情”的机器之间的彼此需要或人伦尴尬,毫无疑问,这一探讨是今后一个漫长时期的热门题材。

以上所列举的小说写作的新的领地也只能算作一种指向性和粗浅的推测,如此推测的中心意图只是想反复申明一个观点:我们的写作必须直面我们的时代生活。那些诞生于过往生活的稍显陈旧的写作观念应该被按下“删除键”,新的现实需激起新的观念;那些还未建立的当下生活的敏感地带需在某种紧迫感中建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写作真正进入“可变部分”的前提和必然。

游目骋怀

古道听风

□朱定宝

位于天子崇西面的山脚,有一座叫笔竹的古村落。这里山峦连绵起伏,贴于穹际。旧时,一条进出汀州的古道穿行其间。在村北,有两处地名值得玩味。一处是“八马轿”,另一处为“天子地”(此“地”,客语,坟墓之意)。位置所指之处,现仅是一片田丘,看不到坟址,更没有地面遗迹。探问村中老者,几乎异口同声,有其历史源头。就这样代代相传着,天子地、八马轿、天子崇之间,似乎隐秘着一些关联,但并不为人知的久远故事。

笔竹去天子崇,有一条古老的山路,成为当地村民进山砍伐和放养牛羊的小道,村东头及进山一段,铺着规整的石子路,路旁阡陌纵横,田丘尽头,紧贴山岗,石子路变为了黄泥路,陡峭崎岖,盘山,一路朝上,蜿蜒曲折。约走一小时路程,就到了“王土凹”的原始密林,一大片,粗壮树木挺拔,阳光无法穿透,遮天蔽日。这段也是石路,大小石块就地取材,简单铺设,看去岁月久远,石子路已很不平整。进深处,石路开始有些湿滑。许是常年不见阳光,这里青苔盎然。四周,黛青的山石爬满绿植,偶能听见流水声。路边有一处石凹,一窝清水,清澈见底,细流干净,旁置一瓷碗,想必专供路人使用。喝上几口,清凉解渴,直抵心脾。脚下虽为石路,但粗壮的树根亦盘卧其中,遮阴处,根与石一样湿滑,只能拣落叶厚实的地方,踩上唏嘘有声。再过一段,便开始上坡,四周依然是密集的参天大树,可见坡顶透光开阔,已穿过了原始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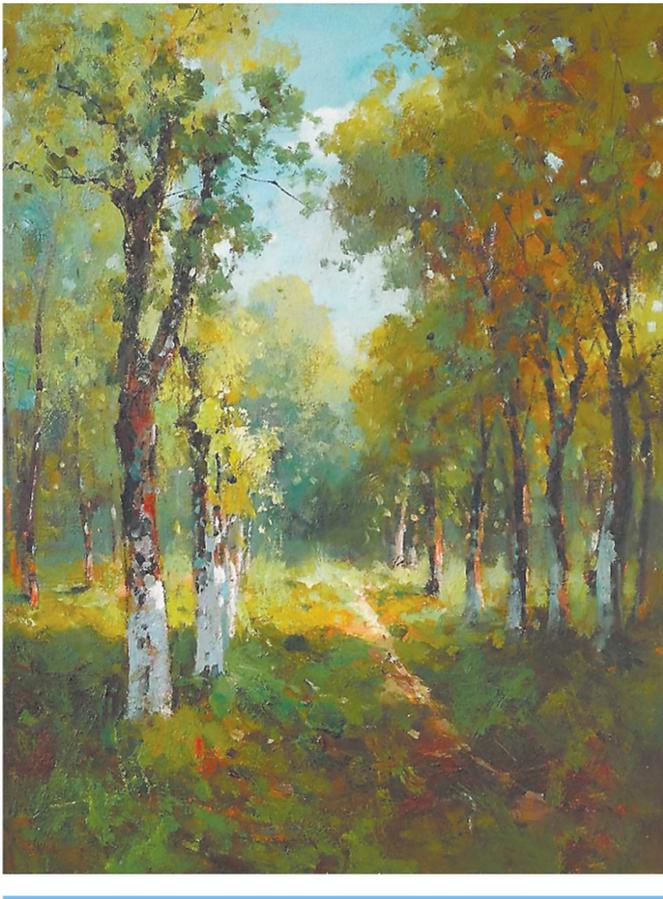
上到坡顶,豁然明朗,时有微风

拂面,路边,横着几块大石板,旁建简易凉亭,供客歇脚。可以想象,千百年来,游客和山民一路攀坡艰难行走,当爬上山坳后,坐进凉亭,山风迎面习习,阔袖翻卷猎响,袍衣贴身汗汗,在此享受片刻清闲,甚感旅程惬意。遗憾的是,天子崇虽在大溪旁隅,但一路并没有留下清嘉庆永定大溪籍进士巫宜福的诗文。或许山高路远,不曾想来。或许来过,但没有留下一字墨迹。不过在进士的笔下,倒也留驻了笔竹他处的风物。当地传有一首“路程”诗,震撼诗坛百年:“笔竹当风白叶吹入平水、湖坑崩坎乱石滚出大溪。”形象地把笔竹区域的“当风凹”“白叶凹”“平水坑”等地域名称串在了一起,明快的诗性与进士同辉,增添了客家乡村的文化韵味,而诗行随着历史嵌入笔竹的古凉亭,成了一方地域风物的永久人文。

天子崇学名“龙华山”,因远看双峰并峙,俗名又叫双髻崇、笔架山等。从山形地势来看,处于博平岭支脉的中部,海拔高1296米。四周千米以上山峰众多,形成群山环绕,峰峦迭耸之势,北部是赤岩头,西南部是王寿山,居之央,拥王者风范。立于金丰大山之中,远远望去,如一刀直峭的山壁,如迥然云际,隔绝烟寰。

龙华山寺,坐落在山腰平缓处,历史上多次易名。相传建于宋代年间,旧时山寺叫西华寺。清道光到民国年间,天子崇叫嵩华山,山寺又改称嵩华寺。从山腰的庵庙到峰顶,约两百余米,此地羊角花树遍野,花期盛绽时节,来此听风观景的周边游客众多。庵房的后门前,辟有几厢菜园,一半空着,一半种着些许时菜。土质看起来有些干燥松软,但这里并不缺水,几米开外,置有高1米、长2米、宽1米多的水池。6根竹条驳接着,头尾相互串联,加长起来做引水管。说来亦奇,水源就在一块大石的凹缝中流出,常年不涸,流水较大,汨汨有声。附近的山民偶会上来走动,顺带些山泉水回去。这里水质好,泡几壶热茶,暖胃亦养神。

对于朴实的山民来说,更让他们留恋的是,走在古道上,清闲自得,可翻拣旧时乡事,亦可享受山风萦绕耳畔的惬意。



五月,春尽,入夏。到达用力的季节,花谢、叶落、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进入尽力的季节,夏花争茂、万木葳蕤、果实成长。

人们常唱叹落花流水春去也!其实大可不必,春花谢幕,已然尽兴;绿叶登场,自有使命。

夏,从不匮乏自己的底蕴与内涵,个性和活力,震撼与诗境。

夏是生长,也是陨落。一阵风,一阵雨,一次月落,一次日出,都会让我们撞见满眼的飘洒。

果实是季节的降落。枇杷落尽,覆盆子离枝,西红柿退市,四月的酸甜成为过去。轮到青梅酝酿丰硕,杨梅努力膨胀,夏菇准备破土而出。而桃李梨,也都在精准计算登场的时间。生物的时针,没有嘀嗒的响动,但以节令为刻度,精准地指向自己的时

十七的月亮也是不完整的它带着,缺失的某个角落行走在云层里那空出来的一部分生命星星,风,以及路过的猫头鹰都填补不平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无知的我抬头惊喜道眼!月亮又要圆了

拓荒者

偏僻的山坳里一排稻草人,悄然落宿

爷爷凝视膝下幼小的秧苗自地里探出身体我问

轻灵短章

夏落

□远野

不太懂是时间叫醒了它们,还是它们为季节报时。但“当令”,一直是最新鲜的美好。

吹拂是风的降落。风无形、无定、无止,但有迹可寻。它高来高往,搅动漫天的云卷云舒。它拂过树梢,激出一曲玉叶群奏。台风时常光顾的区域,已然走

新人新作

时间沦陷(外二首)

□黄颖

这块土地属于我们了吗我分明看见,很久以前他扛起一把锄头把一片草挖开,种上另一片草

东山古墙

秋日里

无须去考证那棵树的年轮从你穿着盔甲的身躯以及傲立的姿势我便看到雨林千古的写意

不是棵棵树都可以长青不老

雨林中多少藤本植物攀附你的身躯向外生长,攀高即使把你的枝干活活绞死你依然凌霜而生,迎风而立与藤相互缠绕着雨林的风情万般

阳光透过雨林的湿露氤氲的雾霭在树叶中弥漫开来树干上寄生的隔距兰正开着花,一地陈黄的落叶掩埋了你不屈的根须在黑黢黢的梦境里延伸

枝丫上,一两只刚出壳的鸟儿从鸟巢里探出头来用清脆的啾啾,迷醉雨林的变幻那棵古树,也仿佛成了我眼中的神坚守初心,与雨林不弃不离

九仙山

因为向往,我想象多出的一仙在何处是在玄妙的幽洞里吗

海拔千米,风很透三月的松树花粉四处飘飞亲吻仙人的印痕怪石摆弄的造型

诗路花雨

雨林古树(外一首)

□谢华章



成了水的倒影,薄雾中陡峭的山路通向云端

灵鹫岩寺闪着佛光在千年的时间里香烟袅袅祷告一方净土与空灵

登上九仙山,我就像一粒尘埃,与仙人一同修行在虚无缥缈间

飒然而落,一如事了拂衣去。

夏天最暴烈的降落,便是雷电了。人们甚至把这种轰然的巨响和闪耀的劈斩看成天地之怒。云海深处的银蛇踯躅,天地之间的震栗颤颤,却是最柔软的水汽和最微小的电荷所演绎。从中我们知道天空不是虚无,时光不是平板,气象有万千变幻,季节各有声色音调,甚至也调动我们对自然的探究和思索,欣赏与敬畏,适应和悦纳。

节气是时光的降落。时间也是一棵树,季节是它的主要枝干,节气是它的分枝,日子是它的叶子。“夏满芒夏暑相连”,三月份,六个节气,排兵布阵一样把夏天打扮得浓厚丰硕。当时光的风,一天天地吹着,落下雨,落下叶,落下果实,落下风景,落下感悟,落下诗章,我们就知道,季节的树,在生长,在茂盛。此时起,我们正拥有一个完整的夏天,幸甚!

竟生出铁血的劲道蔚蓝的天空下金戈铁马已然远去我像个冒失的入侵者仓皇退却



6月新人 黄颖,1992年生,宁德寿宁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报刊,该诗为新作之一。

